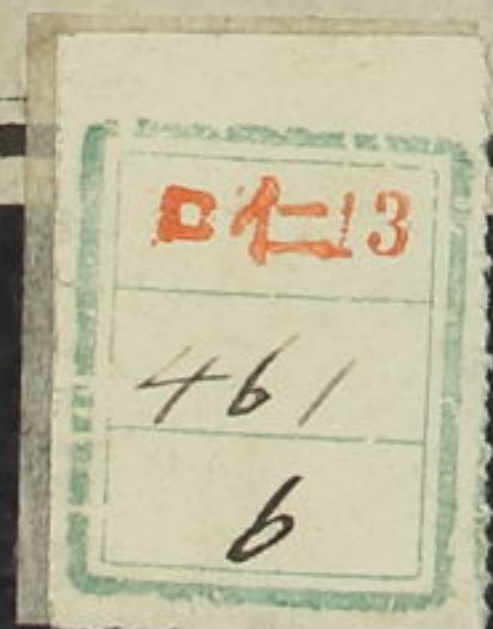




正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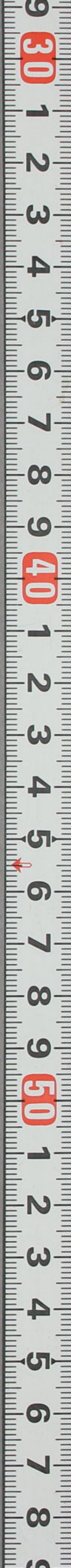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六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共十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

上旧刊有第三十二字史記索隱云觀聽臣下之言行以斷其賞罰賞罰在彼故曰外

原注凡六節茲連類比物隱括成文其詳在後補陳深曰一句為一義如織珠細玉串成八寶孫鑛曰精隋同內儲而更增波折

趙本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必子也有術以御下明暗互作

時之誤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世高遠離故

君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道稱也弘廣不中用其行身也離世世不近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二

陽心 461 卷 6

東方 學校圖書

迂評道 子云皆 是辯說 又符之 言之道

說者

用增問辨論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辨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墨子其於仁義則大其遠
其說在田鳴對荆王也故墨子為木為謳癸築武宮大藥酒
讀藥也古多用言讀用諫言也明在廷評在聖主之以

獨知也

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為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

不以儀的為關變同言則射者皆如羿也監射人主於

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言而長說者造說者猶飛耳長目

之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言其所

入纖碎細微者非急務也荀子云君子行故李惠宋墨皆畫

策也讀李惠施宋鉅墨翟皆纖察微難論有迂深閎大說

非上
而恐脫

之遠人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讀言以畏懼震眩之皆鬼魅

也言而拂難堅確言說之違非功也故務下鮑介墨程隨

鮑蕉介子皆堅瓠也無用且虞慶訓也舊刊作強非而屋

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讀言求

則必金所學虛文而別有實用也

夫挾相為則實望自為則事行為其事不塞故父子或怨謫

傳諫作誚或取庸作者中山策吳注此書取字多為與之善

者必讀為進美美說在文公之先宣言揚言也原注文公欲

與勾踐之稱如皇也原注如皇臺名也越伐吳曰吳故桓

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瘻實而吮傷讀創瘻則有實用也

通評
易作

且先王之賦頌鍾當作鼎之銘言美皆潘吾之跡潘吾山名
目辭說也讀為繁辭說者作此題目也增請許訓學者而行
宛曼於先王王以飾曼延之說也或者不安今乎讀言韓子
鄭縣人得車輓也衛人佐弋也而其以者也長即傳飲
大者言後世以為有其所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

通評
易作

世遠人亡今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
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也而謀先王言以先王之
皆歸取度者也言不察於近而却
國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歿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
如焉則上不能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
而不畜之於君讀言士雖勸名而君不能養之也故中章胥
已二人仕而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
痛足痺而不敢壞坐原注禮叔向也鳳卿曰壞坐安晉國之
辭仕託慕者也言託景仰其人國之鍾猶言國之幸即稱鍾
相稱故為半義此三士者原注中章言襲法襲因則官府之
增諸說皆非是

卷之十一

籍也行中車庸中則如今之民也知順也言奉二君之

禮太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言不君又何禮

之禮之當亡言非禮之且居學之士增學士國無事不用力

有難不被甲禮之則脩增修戰之功耕田不禮則周主上

之法原注周曲也言號令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

之威增屈公鄭之鄙人失其名故稱公晉語注威畏也人主

奚得於居學之士哉讀奚得不故明王字論李疵視中山

也言巖穴之士不也迂評作主

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詩小雅傳說之以無衣紫讀傳

齊桓好衣紫說言說也即子產之本非以鄭簡有購強之三字是朱襄

責之以尊厚尊厚戰尊厚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泣

丘不知故稱猶孟原注君猶孟也民猶小鄒君不知故先自

戮君辱也原注鄒君好長纓左右皆長纓鄒明主之道如叔向

賦獵多功獵功者受火與昭侯之奚聽也

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

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

也字標注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惠在

當字標注厲王擊警鼓原注楚厲王約百姓大驚後有警擊鼓不至

與李悝謾兩和也讀和陣名軍門曰和周禮大司馬以旌為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二四

文又孫子兵法兩軍相對曰交和

右經

傳

原注凡五事皆言學上善辨而無實用

必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

驪也必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驪

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增詮言訓舜彈五絃之琴萬誘曰古琴五絃

至周有七律加文武二絃為七絃也安有之琴二字歌南風之詩家語南風之薰黃可

風之時云可以阜吾民之財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

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

處女子之色言形如不哀莊無害於治無術而御之身雖瘁

驪猶未有益陳深曰為吏者法蒲阪圓云家語呂氏春秋韓

治與此不同

楚王謂田鳩曰

漢藝文志載田侯子三篇入墨家本注先韓

秦惠王周年不得見往墨子者顯學也顯言學術其身體行

也則可其言多而非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其

女於晉公子令晉讀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勝七十人升

外集作文衣舊刊七作壯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

未可謂善嫁女也節外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

薰桂椒之櫝讀櫝薰桂椒也今按造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

輯以揚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

未可謂善賣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辨說文辭之言道言人

御覽下 有也字 而字作田 鳩字作衣 文作衣 馬作衣 八作衣 桂作衣 之字 晉字

有

主覽其文而念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一作論聖人之

言以宣告人若辨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直實直之義

云恐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

不辨原文注云嫁女鬻珠以喻美其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蜚飛弟子曰先生之巧

至句能使木為蜚墨子曰吾舊刊脫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

咫尺之木不費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

歲數今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

巧為輓拙為為原文注云喻巧而無用也增墨子曰公輪子削竹

至巧子墨子謂公輪子曰子之為輪也三日不下公輪自以為

更斲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

不功利於人謂之拙列子云墨翟之飛鳶注墨子作木為飛

三日不集長笛賦注論衡曰魯班玄木為鳶飛三日不集

墨子削竹以為鳶離三日不行韓子曰為木為鳶三年成飛

日而敗抱朴子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

今案其人在七十弟子後圓謂公輪與孔子相及墨子與之

談論則其去孔子不遠鳳卿案漢藝文志墨翟為宋大夫在

後孔子

宋君與齊仇也原注蓋王偃時築武宮原注所以謳癸倡讀癸人名

謳癸如行者止觀觀止而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

射誓之謳姓射誓又賢於癸王召射誓使之謳行者不止原注

之歌過者不顧築者知倦原注用力深也增妙色王曰行者不止築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并子章云如何也對曰王試度其

功癸四板射誓八板原注功多也今榘其堅癸五丈射誓二

冠評

寸原注入堅也今按言攝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

知其入而能已疾也已愈也下已我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

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王有使

傳原注凡十一事皆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

猴者呂氏春秋獵似母猴母猴似人漢書張晏注沐猴獼猴

觀之言方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增管子方六里為一乘之

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刺削

然守

人也無以為之削讀極細雖欲作之而此不然物也

治人謂王曰計無度量言謀事言談之上多棘刺之說也

人有舊刊有作曰劉遠注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刺像燕王

說之養之文選注以五乘之奉同王曰吾試文選注觀客

為棘刺之母猴客曰選注作衛人曰臣人主欲觀之必半歲

不入宮房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晏陰月令

物存焉莫識其狀即此云晏陰之間也而棘刺之母猴乃可

增補
之絕句
虛辭屬
下文非

見也選注無燕王因養衛人選注有不能觀其選注無母猴

鄭選注有有臺下之治者謂燕選注無王曰臣為削者也刊

則選注有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刊之端選注有而選注無所削必大於

則選注有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為棘刺之

端以削刊之理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語備當從何

吾欲觀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選注脫之因逃原注棘刺

者選注有無微妙無實用也選注有又選注有人謂王

兒說宋人善辨者也結無不解注宋大夫也於持白馬非馬

也特執也守其說而不變也鳳卿按孔叢子曰趙人公孫龍

云白馬非馬者所以命形白者所以命色夫命色者非

命形故曰白馬非服齊稷下之辨者荀卿傳索隱稷齊之城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漢帝紀顧山錢之顧東時關

其乘馬過關即收其賦稅不聽說之論辨也井子故藉之虛

辭藉藉口之藉增管子古者輕賦稅而弛藉歛荀子好曰其

措又云厚措歛于萬民管子云厚藉歛于百姓正藉計戶籍而

取之也字又作藉管子又云厚藉歛于百姓正藉計戶籍而

極言因其實而探之也則能勝一國指稷下考實按形不能謾

於一人謂關吏原注持白馬非馬也之說而齊稷下之辨者

易勝考實難增疑舉與本也楊升菴外集引作白馬非馬

蓋虛辭空解可以勝國考實案形不能謾夫新砥礪殺矢工記治氏為殺矢及長寸圍寸銳十之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八

何陳本作

坑又見矢人讀殺去聲磨鏃使細也設弩而射雖冥而安發其端未嘗不中秋
 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讀復去聲不能再中也列子鏑矢復
 也此之謂復復如字呂子處方亦有此論不能謂善射無
 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兕甲引射字誤山氏謂
 易也有常儀的則羿蒙折逢字舊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
 以安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辨士繁說設度而
 持之待字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發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
 以度而說其辨說悅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
 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養祿也世指本注喻
 虛談則易試之則難

然然

爭年

爭年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
 而客歎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
 不然之物物事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察明且人所急
 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身身有無歎安能使王長生哉符亦云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
 不決同刊作以後息者為勝耳言久生者御覽
 客有為周君畫策者傍注筋也則與策同舊三年而成君觀
 之與策策者同狀原注縣赤黑也言不明也世指本同按史
 也原注非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策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
 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為之為臺下文廣望見

神鬼
易
字

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陳深曰蓋可照視
周君大說此此旧刊無畫筴之功非不微難也讀言纖微然
其用與素髹筴同世楷本注言終既
客有為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
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且暮罄於前讀其形狀
不可類之增山璠云類當作貌古作貌因訛耳而夫圖曰類
似也已論訓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
不世出而狗馬可見也案經云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則
荀子云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為人也不愚而善長明
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衣冠其髮以為立鬼也背
而志比至其家者失氣而死汜論訓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
見寢石以為虎也說山訓以東薪為鬼蜺而之類其意始
合而傳載畫鬼魅事頗多不當然三都賦序注韓非所謂畫
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乃知古本相承如此淺學所未

神鬼
易
字

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
齊有居士田仲者居士有道藝者之稱已見禮記增出仲陳
於陵不食兄祿辭仲子也見孟子又荀子作田仲注齊人處
富貴為人菴園宋人屈穀見之七命鑽屈穀之下有謂之字
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選注單
巨瓠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選注引作而微仲曰選注仲上
夫瓠所貴者謂通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
物而任重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選
作堅如石不可剖而劉厚而無竅不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
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選注云
然其棄物也曰然今先生雖不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
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所失慙而不對趙注堅瓠喻發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二十

十隨鮑焦墨翟之類此條與
惠施所稱魏王大瓠相類

虞慶

問訓作古通鑑前篇卿雲興條可証人

為屋謂匠人曰

屋太尊

崇同高也

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

不撓者其理然也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

卑虞慶曰不然

諸本無虞卿

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

輕椽燥則直以

世刊無以字

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詘

對受令而為至其始成均然善也而後果敗為之而屋壞

之言也

一作

此讀凡謂一曰者舉異也前後微

虞慶將為屋

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今雖

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

雖久必不壞匠人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連下文

范且

增且睢通國策說

曰寸之折必於其盡也

猶終也不於

其始也夫工人張弓也伏檠

蒲反圓八角弓毛傳不善糾檠

弩定體之器謂未成

三旬而蹈弦

弦之也日犯機

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

增亦疑

伏檠

日而蹈弦三旬

讀當作而犯機是暴之其始

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寸折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辨

辭勝而及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彊

之功而艷

讀美也

乎辯說文麗之聲也

任壞屋折弓也

言人主信用乎有辯無術之人誣服有故人

乃評作

字上評反

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

以喻不知然經國之術然

而上

即有術之士應入主字山璠云一窮乎范且虞慶者

本無士字士當作工大失文義

句別刊范見

以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

字微一氣讀兩其字微之字看六微篇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字同法

人主多無用之辨而以

無易之言

法言

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較

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

折誤

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

工匠也

讀言賤知術之人也山云含有工匠字字不得施其

云此下似脫一句下知治之人句無對

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

有術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

主危

陳深曰愈多愈繁愈重復愈有味愈不厭妙在曲折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斂斂切然至

日晚必歸饑者

言歸家而食也

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

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

慤誠實也

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

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

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不

慕而治彊者秦也

純任詐也

然而秦彊

一本刪秦強二字

而未帝者治未

畢也

言治術有所未盡也

傳

原注凡十六事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

簡忽

子長而怨子盛

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

猶言為他人

夫賣庸

賣恐買庸者皆挾相為而不周也盡於為已也

者皆挾相為而不周

也盡於為已也

猶言為他人

夫賣庸

賣恐買庸者皆挾相為而不周也盡於為已也

庸傭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

家謂家產也讀書務美傭者之食而不顧損費也

調布而求易錢者

錢布皆錢也調布賦錢也易錢好錢也謂錢曰布見食貨志

非愛庸客

本無時

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

巧當作而正畦陌陌田畔疇疇者疇田隴也時非愛主人

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讀云語辭備者此其養功

力主人厚養有父子之澤矣喻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

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越人以害之為

心則父子離且怨原注父子喻相為則相怨備工喻自為則

理此人全不迂濶相犯趙本注同陳深曰三喻貼人情切事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

也均教令不信余來為民誅之增伐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臺增疑姑蘇字畫殘

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堀深池罷

苦百姓罷疲煎靡財貨靡靡通已以盡民力余來同刊脫為

民誅之見亡徵

蔡女為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左傳注賈逵桓公

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他國桓

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

功業不可冀也請無以此為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

已楚之菁茅增杜預云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聞案括

出包茅有不貢於天子子三之間三年矣君不如舉兵為天

子伐楚楚服因還襲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三

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舊刊無天子誅之名

而有報讐之實原注上三事皆借名興師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吮而自吮其膿

傷者之丹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

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增悼

感恩死敵故泣注迂原注起吮疽而母泣者以本心以恩故也事見吳起傳說死復恩

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潘吾山名也詩大雅曰以爾鉤援

者刻踈人跡其上人跡也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

遊於此趙策吳注武靈王游於大陵夢見處女鼓瑟而歌登黃華之山

秦昭王令工施鉤梯而上華山以松栢之心為博箭讀博箭也華山

博臺作記者何不引此增占博經曰博法二人相對坐向局分為十道頭當中名為水用基上故法六白六黑

又用魚一枚置於水中其擲米以環為之環方寸三分長寸五分銳其頭鑽則環四面為眼亦名為齒二人巨擲米行

基基到處即豎之名為曉基即人水中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一籌翻一魚獲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

翻雙魚波家獲六籌則為大勝也字云李于鱗太華山記東南行三里望衛叔卿之博臺在別巔為峙不盡崖尺中如砥

可坐十人屋南北綳纒纒也欲度者先握纒自懸崖中乃踞崖自汰令就緒不得緒還距崖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纒也

此即秦昭王使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鳳卿案昭人施鉤梯也

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及國至河河黃令文選鮑照東武籩豆損之選注引蓐

蓐損之舊刊作蓐下同言今棄其出也手足胼胝玉帶胼胝

面目鰲鰲秦策吳注鰲黑色也荀子鰲黑注鰲作鰲者後謂面如凍鰲之色也按東武吟注鰲作鰲

御覽作
公問之

之言不令在前隊咎犯聞之而夜哭大學作舅犯法舅犯晉文公舅

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友國咎音舅東武吟非聞之

不喜而哭意東武吟注作意者音憶不欲寡人友國邪舊刊邪作耶犯

咎注作對曰籩豆所以食也選注有而君蕭薈所以卧也而

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鰲黑勞有功者也選注有而君而君後之

今臣有與在後音增說死復恩作臣在所藏之中矣有音又與

犯自知不得從中軍者以其手足面目中不勝其哀故哭

心故自訟選注哭下有之字且臣為君行詐偽言權事以反

國者衆矣言多其事也晉語云臣從君臣尚自惡也而況於

君治要有乎字按晉語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

攘振振振袖也廖文英云振頓奮之也舊刊作振振振也

又作鄭風鄭風褰裳涉溱內則不涉不褰注揭衣也居衛反字

高厥邱風毛而置之也置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

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讀鄭人也增依經上子使其妻為禘其妻問曰今禘

御覽无上其字迂何如夫曰象吾故禘象義妻子增山云莊

魏晉以來謂妻為妻子有所本也因毀新今如故禘今如故禘今當

御覽作鄭人上子使其妻為禘日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種品也

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原本作服得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

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

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愚而不信人言

衛人有佐弋者增秦紀誅佐弋竭百官表以府有鳥至因先

以其捲麾之增字書音寃因考清警傳希鞬索隱希收袖也

李陵書張空卷李奇云弓也字林音卷又原道訓短絙不

以便涉游短袂捲卷以便刺舟注卷卷臂也并子章曰捲繳

也鳥驚而不射也御覽作不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煢過潁水以為渴也讀言其意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御覽作十一曰魯人有自喜者史增

記景帝曰魏其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効唾之增曲

者沾々自喜者沾々自喜見長年飲酒不能醕則唾之亦効唾之禮侍

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以者反席而飲長

者舉未醕少者不敢飲注不敢先長者盡爵曰醕今按言見

長者不勝醕而反効之一曰宋人有以者亦欲効善則則刊無

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餘也餘曰斟疑堪字而欲盡之讀言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治學者也治漢書治易治春秋之

也皇疏曰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曰治

其書治其經也是矣荀子曰治列子禦寇之言莊子曰治詩

春秋六經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增莊子北宮奢曰既雕既琢還歸

齊俗訓還作遂山云老子云常德乃足復歸梁人有治者動

於樸列子云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六

作言學

讀動作也

舉事於文

讀舉事必文之

曰難之

讀自言

者學也或曰難

之恐雕琢之欠文

顧失其實

顧反

人曰是何也對曰書意之

固然

梁人刊別授

鄧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

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

原注

之曰舉燭

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王

舊刊

大說

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

舊刊

無舉

字增為衍學

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

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

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是所學書中語

信

由國有身

履者先自度足

而置之其坐

至之市而

忘操之已得履

乃曰吾忘持度

反歸取之及反

市罷遂不得

履

人曰何不試之以足

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傳四

原注凡

王登

增王登

呂子

為中牟令

上言於襄主

舊刊

王

知度

作仕登

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

下同

呂子

見曰

中牟有

上曰

中章胥已

者其身甚修其學

計於趙襄子

見曰中牟有上曰中章胥已者其身甚修其學

甚博君何不舉之王曰子見之

讀言汝須借來

我將為中大

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

相室家老也重列重爵今無

也增國語注列位次也

功而受非晉臣之意

言違羣臣之意

君其耳而末之目邪

耳

也

目視

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

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

也

呂子高注言耳登之名目登之

實登之所舉豈復假耳目乎哉

是耳目人終

舊刊

作絕非

諸

無已也

用躬親聞見各舉其所知

王登

一日而見

二中大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七

言我親舉

受命以爲

令其所舉

者亦猶

見之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七

言我親舉

受命以爲

令其所舉

者亦猶

見之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推舉
知則
也

夫讀一日之間謁一人於君皆為中大夫也予之田宅中半

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園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讀八字句言叔向侍公腓痛足痺轉筋

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

敢壞坐使山璠云晉語悼公名叔向晉國之辭任託慕叔向者

國之鍾矣鍾舊刊作鍾標一作鉤言國之半也八說篇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歔氣恐已冠因生也蘇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不音還報曰中山可伐也

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嚴穴之見好則十所願蓋與車以見

中山策窮問隘巷之士以十數增鮑云傾者却不御也與之

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嚴穴之士而朝之則

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同上下士居朝山云居則農夫

惰於田戰士怠於行陣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者則國貧

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

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年攻中山惠文王三年滅

之吳氏云大事記據呂氏春秋晉太史屠黍謂周威公曰中

山之俗以書為夜以夜繼日男女切倚國無別焉其主弗之

禁此亡國之風也居二年中山果亡若使賢

俊盛多尊禮無失則當時風俗安得至此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十八

中山策

御覽
卷之十一

明卿本
作何見
作紫真

傳

齊桓公好服紫任昉策秀國盡服紫衣賤服猶化齊風注當是時也衣賤服猶化齊風注不得紫桓公患之

字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引當是時也紫貴甚一國百姓好服紫已寡

人奈何選注以上管仲曰君欲欲下折民無衣紫者何

不試勿衣紫也選注以上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

選注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卻吾惡紫臭

選注無二十字以上三十九公曰諾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

明日國中莫衣紫選注以上三日境內莫衣紫也選注無

史蘇代貽燕王書齊紫敗素也正義注引無告管仲三字自

誠作試一字餘與選注同而謂左右已下作公謂左右曰惡

紫臭公語三日境內齊王好紫衣舊刊作齊人皆好也齊

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貴傳官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

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請自解紫衣而朝君出有

紫衣進者曰益當作盡遠寡人惡臭是日也郎中莫衣紫是

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荆晉二大國也今城郭不完

甲兵不備舊刊作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

矣外陸四隣則無侵陵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

固雖小國猶不危之或云也君其勿憂危不憂其是以沒簡

公身無患子產相鄭以下子產相鄭簡公

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也俎豆不大鐘鼓等瑟不鳴寡人

評作
小

之事不一

言其所職繁多也或曰國之當憂者不一事

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

不輯睦亦子之罪

國之不修相臣之過也

子有職事也寡人亦有職各

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

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

街者莫有援也

讀援枝而偷其實也

錐刀遺道三日可反

也

見增呂氏春秋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注援攀也

三年不變民無饑

也

當作饑色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

按涿水名有度篇云襄公方城亦舉山水名也增事在僖二年

宋人既成列矣

成列軍陣已齊整也

楚人未及濟行司馬

購彊

左傳目夷作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渡未

成列而擊之必敗

未成擊之必敗

襄公曰寡人聞

有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

字非是

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

阨不鼓不成列

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成列未成陣也

今楚未濟而

擊之害義

非義之所在也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已進之右司

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為義耳

與君言其無意國民

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

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歿

宋世家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据左傳其歿距

三年之役此乃慕自

躬字親仁義之禍

慕虛名而夫必恃人主

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

管下十字人主耕以為上山

服戰雁行也

焦氏曰服習於戰而雁行陣之列今按服雁行猶雁行

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

同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三十一

齊景公游以海讀勃海也增以海晏子外編作菑徐安陵昭
右亦云景公與晏子遊於海地訓東方曰大渚曰以
海注東方多水故曰以海亦澤名東周策夫梁之君臣欲得
九鼎謀之暉臺之下以海之上注作以海楊慎補注九城圖開封傳
有以海山海經無皋之山南望幻海楊慎補注即以海也
騎使從中來都也 謁曰謁告 嬰疾甚且从恐公後之欲景公
漫無事也 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趣駕煩且之乘使騶子
韓輻御之 騶煩且良馬名韓輻善御者名時為景公左行數百
步以騶為不疾棄輻代之御 景公以韓輻之御為行之可數
百步以馬為不進盡疑行 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而做與
見論語金仁山注論語曰而字猶與 騶子韓輻之巧而以為
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 不如上走也見說苑有異同張洪陽曰
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遞之 不如上走也見說苑有異同張洪陽曰

魏昭王欲與官事與領同言親 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
君曰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上餘簡 讀簡
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射親其政柄而欲為
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安乎 見國策增史記齊湣王滅宋
魏昭王以為相案外儲右下一日 田嬰相齊一條合移次此章之下
君者繫也繫圓而水圓 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孟方水方孟圓水圓
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 鄒君鄒邾同 好服長纓增任昉策秀才文長纓鄒好左右皆
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 對注有曰君好服選注
百姓亦多服是以貴 選注作君因先自斷其纓而出選注

有鄒字國中皆不服長纓以下韓子斷語也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

度以禁之言新定百姓衣服之制度乃斷纓出以示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鄭玄曰戮猶辱也山云蒞蒞蒞並同鳳卿曰漢文尚不建衣服之制度宜哉當今昇平尚服制不章噫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讀定獵受獸多功少如征

百事晉語賦職任功注賦授也山曰獵當作祿字音轉訛晉語叔向為大傅實賦祿八茲賦祿者稱其功賦如呂子有度

賦兵外儲右賦十孺子謂分配也鳳卿曰世俗尚平等故功多者受薄賞故人不欲立功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不舊刊無申子曰法者見

功而與賞因能而受官受授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

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不

也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任之誤增策注言仕于官也昭侯曰非

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謁乎問詞也亡其

無乃申子辟舍請罪韓策作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

道乎又亡勇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

視次弟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申子乃辟舍請罪曰君真

聖人也鳳卿曰以申子治韓之功不能蔭一從兄韓昭亦少

恩哉宜哉其不王也是所制於為法者也申子受法受戮昭

侯御臣失術傳原注凡八晉文公攻原襄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

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城原

中曰原三日即下矣羣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

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

不為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

文公別
今按全言也
謂今
夏頃頃
死之術故
對云亦若
真達其
而無其
別有所答
作今

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
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事見左傳僖廿五年呂氏為
晉文力足以拔原不須此行而舉原故重信罷兵若伐秦楚
豈奚必信乎一日哉城濮之役棄雍季之言用旧犯之謀者
無作彼知其力不敵也其故尚詐後文公謂舊刊謂箕鄭晉
信蓋一時之權也文公其知術也大夫曰救餓奈何餓當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卑之尊
注云晉曰救餓奈何作餓當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卑之尊
信名則羣臣守職善惡不喻百事不怠信事使民則不失天
時百姓不踰偷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矣言善政使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令誤返而御食于君
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蚤令人
求故人故來方與之食兵志所謂三軍

下
無
備
作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增魏策吳注虞人孟明日會天疾風欲
逐遇風雨羣書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句治要無以風疾
之故而失信吾不為也治要作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
自往罷

曾子之妻治要無之市其子隨之而泣治要無其母曰夫還
女音汝諭其子令還家也增引讀書顧反謂母適為殺
會意云還顧反三字一意不可從曾子欲
甘言以還適市來治要適作道由也言及自市販家之
捕氣殺之其言妻止之曰治要作特與嬰兒戲耳妻惜其
也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謂還必殺氣以供小兒信嬰兒治要
字非有知也童蒙不辨其待父母而學治要有者也母之

為聽父母之教子從母命而反塗今子欺之母還家終是教

子欺也父欺子治要無此一句而上累字不信其母

按讀言聽受欺子非所以成教也遂烹臠也今治要無也字

楚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成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

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

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申明而民信之為烽燧太鼓

李悝警其兩和曰周禮夏官大司馬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注

謹警敵人且暮且至擊汝口教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

懈怠旧刊急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

不信患也不信下患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

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六

字疑衍文按誦令兩和相競左和謂右和既上障於是皆爭

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到誤其言以告而知

也言倒言反辭

衛嗣公使人偽關市原衛作惠以音關市阿難之阿阿誤或

誰因事關市以金關市吏作舍之嗣公謂關市曰某時有

客過而予汝金因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見上二條

錯誤在此旧

刊刪此二條

新刊韓非子解詁

迂評作謹

卷之十一

三十四

鳳卿按秦東
其政宜陽
三戰之而卒
不至鮑注卒
也上犹前

迂評
至字

高注嗣君
衛平侯之
子秦東

日刊有右
傳二字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終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左下

旧刊有第三十三字。○
陳深曰比類整飭可誦。近世作述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

旧注罪當故不怨也

朋危生子皐

原旧注皐雖刑之有不怨

德之朋者懷恩報

以功受賞臣不德君

旧注功當故不以爲德

翟璜操

右契而乘軒

原旧注功當受寵故乘軒而無慙

讀言其心不

公仲曰操契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上

注左契待合而巳

右契可以責取

案田齊世家執左契以責於秦韓

左合作右

傳寫誤山璠云曲禮處栗者執左契

注契券

要也右爲尊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襄王不知

原旧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一

儲書

一

知功當也故昭卯五乘而履厲日注卯西却秦東止齊功大矣而王唯養之五乘功大

少室周

周以勇力事襄上貞信不誣人

恃勢而不恃信原日注恃勢則信者不信故東郭牙議管仲

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日注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爲原余

有駁行必得所利原日注駁行不貞也而駁簡主之相陽虎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原日注朝堂當莊燕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日注君雖有師臣當亦謹

亂之所以產也日注門不使入利不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委利而不使進賢者上之所利而委置之也增利謂

夫爲門而不使人入於君耳增言聽有門戶也日注門不入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原日注當罪而譽當賞而毀

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原日注當禁而利當利而禁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原日注朝堂當莊燕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日注君雖有師臣當亦謹

亂之所以產也日注門不使入利不齊侯不聽左右魏主不

委利而不使進賢者上之所利而委置之也增利謂

夫爲門而不使人入於君耳增言聽有門戶也日注門不入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原日注當罪而譽當賞而毀

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原日注當禁而利當利而禁

易朝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原日注朝堂當莊燕

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原旧注鉅費金以齊王用左右故也按君

明則臣不待辱不用玉璧原旧注辱用玉以魏主西門豹請

復治鄴足以知之原旧注初治鄴不事左右故也君奪之後治

害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跖危子榮衣原旧注盜者子不耻其

跖者兒不耻其父跖以跖所著衣榮人所誚媚為非猶是

讀矜裘盜人之子以其父表矜示人也榮衣則者之子以其

父衣為榮子綽左右畫原旧注左畫圓右畫方必不得俱去

蟻驅蠅原旧注以肉餽蛄作去蟻以魚去蠅安得無桓公之

憂索官原旧注公聽左右索與宣王之患驪馬也原旧注王

者竊芻豆但患馬驪也增據傳王當作主不察掌馬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原旧注勸作觀非寵光無節則臣

下侵偏說在莒賈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原旧注獻伯為相妾

故非其太通下增傳闕雜記孔子曰管仲饒簞而朱紱旅樹

而反站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視其先

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故仲尼論管仲與

叔孫敖當作孫叔敖旧注仲有三歸以讀出

人不足也謂儉者侈者容兒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說薦其

自別而仲尼刺之則同也簡主之應人臣也一本無失主術原旧注虎言居齊已為君

執逐虎言明已無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明黨相和臣下得

欲則人主孤群臣公舉下不相和則人主明不陽虎將為趙

武之賢解狐之公原旧注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而簡

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放國也原旧注主云所舉害已與枳棘

而猶與也

之恐人字

我國人當
對人言本
誤作邦漢
人又更國

注當作
事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直言武

子之用杖原注武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夫直言者必

者也為國子產忠諫子國譙怒原注子國怒曰夫忠諫者必

車用法而成侯收璽舊注車為鄭令其妹犯法明管仲以公

而國人謗怨舊注仲不報封人之恩唯賢是用人怨謗也今

右經

傳一原注凡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家語作別人足所

明者守門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裁用郭字下文謂

作亂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郭門

踰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踰危曰

吾不能虧主之法令而親踰子之足是子報讐之時也舊刊

有怨迂評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踰危曰吾斷

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欲治臣也公傾側法

令說苑繁華傾側法先後臣以言先後謂保護也燕策莫為

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慨然不悅憾

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

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舊注踰者行步危故曰踰危也說苑

劉辰翁曰諱然薰人心謂非殘刻吾誰信之按語云伯夷叔

齊古賢人也夫子不為衛君明矣此云孔子相衛者此時孔

年又人間訓楚上蔡令子發事相同疑一事異傳聞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原注既乘軒車又

林

車載華蓋黃金之勒約鎮簾席其方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

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原曰注方問日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

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得果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

中山憂欲治之言欲治中山而無其人故憂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

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尚薄

秦韓攻魏昭卯增蓋也卯魏策注淮南子孟卯注齊人案策

趙趙王恐魏承秦之怒遽割五城以合於魏而支秦又云

卯說秦王出兵東擊齊也卯免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勝地

之以五乘將軍原曰注養之卯有以五乘使為將軍賞之薄也卯曰伯夷以將軍葬

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

軍葬是手足不掩也手足不掩謂不為葬埋也天下曰之

厚而養祿薄猶伯夷高節而葬以卑官也莊子云伯夷叔齊

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且周初未有將軍之號

今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贏勝而

履勝原曰注贏利也謂賈者贏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

思一乎圓曰虞卿傳注踏草履也音脚勝當作勝秦策贏勝

履勝負書擔囊與注一本贏勝是倫追及纏繫字通用易贏

其角疏云揭纍纏繞也釋文鄭虞作纍張作纍詩采芣芣

在下注如今行勝也偏束其脰自足至勝故曰在下疏云說

文勝絨也名行勝者謂行而絨束之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怨者平量者也吏

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山璠曰此條卅六字當移

始見

少室周者

晉語韋註
簡子臣

古之貞廉潔懃者也為趙襄主力士

晉語

襄主作
簡主

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人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

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

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

原田注有蔽
賢之罪也

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

耕晉語作
牛談

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

者

驕當

以臣多益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孫鑛曰此
國語似勝

傳

原注凡五事
論人君用人

齊桓公將立管仲

說苑善說作立仲父
疑此脫為仲父三字

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

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

說苑作善我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左
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

公曰

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

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

說苑為

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

增君若之
誰字說非

知能謀天下斷敢行

大事君因專屬之以

舊刊無
以字

國柄焉

說苑作內政委焉外事
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

可奪

以管仲之

舊刊無
之字

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

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見說苑大同少異
本無以相參三字

晉文公出亡箕鄭

內外傳
作趙衰

擊壺餐而從

列子釋文餐音孫水
澆飯也按擊提也

迷而失道與公相失

不相
遇也

饑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

瑞云
寢當作

忍增典浸同言稍稍至饑也鳳
卿投餓而至寢也諸說皆非

及文公反國舉兵攻原而拔

之文公曰大輕忍饑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

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寺人披也聞而非之曰以不動壹餐之故

知物本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

叛也恃吾不可物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言吾能設

法制戒倫則臣無有欲叛者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之臣邪

望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魯公九年趙簡主迎而相

之左右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

務守之原田注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此記者

言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彊幾至於霸陳深曰馭得其道狙詐作使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一足乎

孔子對曰不也不否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人多不說

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也人皆曰獨此一

足矣夔非一足也而足也哀公曰審而是而如何固足矣

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

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使為樂正故君子

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見呂子察傳風俗通增莊子云夔龍蛇曰吾以一足踰蹕而行家語山之

怪夔史索隱一足獸也按此物因與夔夔一足之說而得

傳原注凡七事雜文王伐崇至黃鳳墟要作黃鳳墟下有

而字山世藩云當作鳳戰繫解繫一作係羣書治要作文王

風呂子不詩為武王事戰繫解伐崇至黃鳳墟而戰繫解左

右顧無可令結係文王自結之大公曰君何為自結係文王

友也。下君之所與處者，盡其使也。今寡人雖不肖，所與處者，皆先君之人也，故無可令結之者。也不載晉文公條。

自結太公望。治要無望字。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上，上字，當在君

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

也。一曰：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陂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原曰

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原曰：注能敬順，故可愛也。下君之所

與居，皆其所侮也。原曰：注材輕，侮之類。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

是以難之也。無錫王連景仰撮書引：此事作至黃陂之墟，不審其據。何作黃竹？增五雜俎：文王伐崇，至鳳凰

之墟而微係解，武王伐紂，至商山而微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陂之陵而履係解，皆事而異聞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

原曰：注暫廢其於莊也。而不能長為也。故客以為厭，易亡，相與怨之。遂

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老子作：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南宮敬子。此上宜有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

與坐者，以十數而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說苑尊賢：成王與

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言得志於天下

也。今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

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

孔子御坐於魯哀公。侍坐也。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增家語子路初見有

曰：請用。請用，命食也。邦俗問人，皆酒否？曰：用酒否？義蓋原于此。仲尼先飯黍而後嚼桃。

左右皆拊口而笑。批本拊作掩。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孔子集語引此無者。

之以雪桃也王肅注雪拭也鍾人饗曰仲尼對曰丘知之

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謂黍盛最果赫有六

廟左傳使巫以桃列先陳殯疏云列是帶蓋桃為棒也桃鬼所惡也據此則鬼惡桃非始於後世也丘聞之

也同而無也字批本同原本君子以賤雪實不聞以貴雪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赫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

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見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此以下經文不見故陳深以經為缺

文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貴足必履

之今車席如此太美吾將何屬以履之原曰注履所履席太

之也增履字夫美而耗上原曰注言席美則履又當美履美

所費也少者編有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昌文王名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

不誅必為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讀義上下欠文字失

是賢君也費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

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夫人

不舊刊作欲凌本夫人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必誅也舊刊

不作人人欲按不非通用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

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紂雖不遇文王

齊宣王問匡倩宣王捨孟子信腐儒曰儒者博乎曰不也家

師古曰信

士之義稱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九

五儀說苑君道為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

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

也乎曰不也也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

為害義故不也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

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貴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

不鼓也宣王曰善或云此下仲尼曰與其使民誦下也寧使

民誦上原注誦下則朋黨誦上則尊敬莊仲虛曰似家語口

鼓瑟匡倩之說無替甚矣又曰後世儒者不知斯文為治國

之禍當今學士疏注經傳亦有類此者噫

傳四原注凡七事雜論人君用臣詎者齊之居士居士處士也居士之号起於商周之初本書曰

太公封於齊有居士仕商華仕昆弟曰吾少臣天子下友諸

侯禮記亦云居士錦帶經文作鉅山潘云呂子云墨者有鉅

者腹贅又云墨者鉅子孟屠者魏之居士張耳傳吾齊魏之

君不明不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壁而求

入仕也賂左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

原旧注不事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通雅史

諸侯江南計功命曰會替會計也周有司會歲會月會日成

士會法曰要會者士師歲終正要會定計簿也正字通曰上

計漢制羣國歲時上計師古云若今諸州計帳凡郡國皆主

治民常以春行所主縣勸農救乏秋冬遣無害吏按訊諸囚

論課殿最歲盡遣詣京師上計上計者奉上戶口錢穀君收

其璽言免其職解印綬也魯語注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

新刊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二

惡讓也

世主不取
復與之故
終不曉之
石之譜

御覽引此
作齊有盜
狗子與胡
跪子相誇
盜狗十曰
吾父之衰
獨有尾明
跪子曰吾

受冬夏獨
有足能
鳳翮按足
有倒置言
有一種能
久用故足
也

世主多此
志

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

謂治鄴不得宜也增不稱君意

請伏斧鑕之罪文公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

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

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

陳深曰豹言可為悽

懷惟如是此良吏所為泣也

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

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遂不受

舊注不受豹所納之璽也山世璠云說苑政理為晏

子治東阿事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裘獨有

尾

原旧注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物云是其所著裘像狗以偷故有尾註非

危子曰吾父獨冬

脫恐

不失袴

旧注則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增史記孟嘗君客有能為狗盜者夜為狗以入秦宮

賦中金谷世雄曰論衡云世有衣狗裘為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

言心不兩用手不並運也呂子功名篇右手畫

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

以肉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陳深曰蟻慕肉蠅逐

臭人慕富貴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

右之請因能而受祿

受當錄功而與官則其敢索官

莫訓君

何患焉

政治則官多而人不足政廢則人多而官不足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懼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使

騶盡粟以食雖

恐脫欲字無肥不可得也名為

作與多與之其實

少雖

恐脫欲字無懼亦不可得也主不審其情實坐

猶袖手也

而患之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十一

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管仲曰辨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

吾不如紂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肅揖古通用左傳肅使者曲禮肅客是

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太行墾草原田注

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增仍當作初也秦策大夫種為越王墾草叙邑辟地殖穀注墾耕叙造也新序仍作叙與創

同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甯威當作甯武請以為大田田當作由由與農通出管子楊

慎丹錄曰由與農通呂氏春秋管子曆紀皆云堯使后稷為大田注大農也或曰古農作由農為者也三軍既

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

極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子足矣將欲

霸王夷吾在此英雄一氣與孟子今世治天下者舍予其誰欽一般見呂子勿躬新序雜四此與晏子對

景公語相類
謂明無請託之客

傳五凡十事皆雜論人臣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

二味坐不重席內長說今從評林無衣帛之妾居不栗馬

出不從車躡左傳襄五年說苑反質並為季文子事叔向聞之以告苗賁皇晉大

賁皇非之陳深曰獻伯之儉可以勵民何必以法繩之也曰是出主之爵祿以附下

也謂山其一曰孟獻伯拜上卿廖文英曰朝廷授官職也

典史淮陰侯傳至拜大將乃信也並不載防周時失考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

曰子無二馬二輿何也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以不

秣馬班白者多徒行趙岐云班白者頭白班班者也故不二輿向曰吾始賀

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皇曰助吾賀獻伯之

通鑑

儉也助音借 荀子曰何賀焉大爵祿旂章所以異功伐別賢

不肖也故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一輿一乘下

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且夫卿必有軍事是故循車馬趙世楷本

循作脩治也朱子韓文考異云唐人書修近循故訛比卒乘比校也以備戎事有難則

以備不虞平夷則以給朝事國家無事以給朝參之用今亂晉國之政乏

不虞之備以成節儉以潔私名獻伯之儉也可與原旧注言亂制當誅

之原旧注言亂制當誅又何賀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

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

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二曰管仲父出

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原旧注自朝歸設鼓吹之樂按置設也庭有陳鼎家有

歸東周策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說苑管仲說造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三歸為臺名無疑包咸云娶三姓女

不知何據其所以名以三歸之義不可知也或據說苑為據

左右山山之義或據晏子春秋賞之以三歸謂併車乘之賦

歸諸私家賞之厚也其制蓋有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三歸金仁山引算法皆無的據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偏上

禮器管仲鑄簋朱絃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

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山云又見

難一及說施尊賢

孫叔敖相楚棧車原旧注柴車也增說苑晏子衣緇布之衣

小戎倭收傳倭淺收軛也小雅有棧之車傳役車也疏庶人

荷車也又周禮士乘棧車注不革輓而漆之也列子乘其車

輓釋文左傳云柴車也列子又云為馬棧車楚世家重露藍

簍注引服虔云單露柴車素木輓也釋文晏子春秋及諸書

莊子
人間世

米不碎史記曰陳平食糠粃孟康曰麥根中不破者也蓋言粗粃粟麥為粃餅食之枯魚之膳冬羔裘

夏葛衣而有饑色作飢則良大夫也其儉逼下

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

人皆為令尹讀縣令也增金谷世雄云令及尹也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

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周語

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

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

君子慎所樹增說苑復恩枳棘作疾藜上命注引韓詩外傳魏文侯之時子質代而獲罪謂簡主曰吾不復

所樹非其人也陳深曰虎所樹者魯三人齊三人皆不忠於

虎而忠於公簡主答之失言

中牟無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原田注趙齊燕也增季布

傳文帝曰河東吾股肱郡長邯鄲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

也誰使而可武曰刑伯子可讀刑當作邢山璠曰呂氏去私刑奚薦解孤事同圓曰左傳君

又叔向曰祁大夫外舉不棄讐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

公曰非子之讐乎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曰中府之令誰

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禮記趙文子其中退

然如不勝衣其啗啖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趙武所

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言其所舉之士皆知武為

國所舉而非私德也不營私交也

平公問叔向曰

宜接上文

羣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

原

注向武之屬大夫旧刊黨作然誤鳳卿曰師人猶宋時舉將也新序作子黨於子之師也師當作帥武立如不

勝衣

言言如不出口也

然所舉士也數十人皆得其意

原

注稱叔向故得意言各當其材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生也注有缺文鳳卿曰意字可疑

也不利於家死不託於孤

禮記疏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

臣敢以為

賢也

解狐薦其讐於簡主以為相

相字昉見於周時

其讐以為且幸釋已

也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汝能

當之也夫讐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擁汝於吾君故

私怨不入公門

旧刊有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

曰子釋罪敢不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

初也

說苑咎犯薦虞子羔為西河守文公問曰非子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為守者非問臣之讐也虞子羔往謝之咎

犯曰薦子者公也怨之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左傳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

使為相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晉語趙簡子將罪尹鐸尹鐸無正諫簡子

乃反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樂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如按焉皆人異而

事類矣今按治要作解狐與邢伯柳為怨趙簡主問於解狐曰孰可為上黨守對曰邢伯柳可簡主曰非子之讐乎對曰

臣聞忠臣之舉賢也不避仇讐其廢不肖也不阿親近簡主曰善遂以為守邢伯柳聞之乃見解狐謝解狐曰舉子公也

怨子如異目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

欲買之也

曰道遠日暮安暇語汝

增言愚

肉之敗而不知售之便也此不著經文直著上篇卜子妻亡鼈條之下

傳六

原注凡四事

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

當有日字

夫直議者

不為人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增晉語范文子莫退

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于朝擊之以杖折委笏

牛之子曰有角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夫介異

於人臣

讀介特自異也增左傳襄八年

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

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群臣則

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矣

世多子國

看訪也

梁車新為鄭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

經文姊作妹○荀子大畧篇柳下惠與後

門者同衣楊雄注呂氏春秋長利篇劉向新序雜事篇淮南子皆有後門字戰國策注後門期也家語及巷伯毛傳所謂

不逮門也趙策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注郭門後至不父其開時也按郭門之期制天明則開至暮則閉不許人行後

則不逮開時者必宿郭門之外太宰純罔白駒注孔子家語並失解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則其

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

成侯亦術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

烏當作鳩而乞食烏

合作

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

達非及

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

增言見用

我且賢之

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言用賢使能論勞三之字婉句

衛覽八百四十九作除飽而泣及恐反

衛覽而作

韓子解詰卷之十二終

新刊韓非子解詰

卷之十二

十六

